

2

胡正

文集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【第二卷】

中篇小说

胡正文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鸡鸣山	521
几度元宵	615
重阳风雨	764
明天清明	851

鸡鸣山

第一章 空袭

在朝鲜北部的一条大川里，有一支部队从山坡上走下来，急急忙忙地穿过公路，跨过浮桥，走进一条山沟。

部队排成一行走着。战士们背着武器、弹药和简单的行李。头上和背上插了一些松枝和茅草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溜风吹过树林的梢顶。

部队正紧急行进，突然，前面传来两声枪响，防空的命令下来了，战士们就地找好隐蔽的地方；有的躲在山坡的窟地和土埂下面，有的就坐在树底下。

九架美国野马式飞机过来了。一会儿低飞下来，侧过身子，一会儿又扬起头飞上去，随后就转起圈子来。

在一个松树丛底下，坐着十来个战士，起先，他们还看着敌机盘旋，随后就靠在树干上，或躺在土埂底下，不理睬它了。战士们一休息下来，浑身的血液就像许多小河流开了一样。

战士张四全把两腿一伸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：

“真舒坦啊！鬼东西来的正好，咱们刚走累了，美国鬼

子就给咱们吹休息号了。”

有的战士也附和道：“说得对，真想睡一觉啊！”

战士们不顾敌机在头上盘旋，都躺倒了。三天来，连明带夜的赶路，确实都累了。如果能好好休息一阵，再喝上一口水，吃上一把炒面，那是多么好啊！

张四全躺在土埂底下，手摸着炒面袋，看看大家不注意他，就背转身去。

不巧，班长看见了。

“张四全，你偷吃甚么？”

张四全不敢说话，也不敢动。

班长又叫：“张四全，你转过身来。”

张四全转过身来，脸两旁鼓起两颗“皮球”，嘴巴上下糊了一圈白白的炒面。

班长和战士们一看他那样子，都忍不住笑了。张四全也张嘴一笑，满嘴的炒面像白烟似的喷了出来。

班长批评张四全道：“早晨刚规定好，不准随便吃炒面，炒面不多了，留到阵地上吃。你一路上偷偷的吃完，打起仗来吃甚么？”

张四全换了一副饥饿的样子说：“班长，肚里咕里呱啦提意见，嘴里头都要伸出手来，饿急啦。”说着，看看班长没有再批评他，又接着说道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上东西才能走路啊！再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打起仗来，自然有美国鬼子给咱们送罐头来。班长，你命令我再吃一口吧。”

班长看看张四全软溜溜的样子，又看看战士们确实都饿了，盘算一下，真的下命令了：

“每人吃半小碗，等敌机走后，咱们一股劲走到目的地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！”战士们高兴得叫起来。张四全早在炒面袋里抓了一大把，塞进嘴里，随后，又往他的小瓷碗里倒了多半碗。

战士们每人倒了半碗炒面，有的用雪，有的用凉水拌起来。看着炒面，眼睛都亮了，香味也扑到鼻子里。炒面到了嘴里不用细咬就跑进肚里去了。

“真美啊！”

“真香啊！”

“香？”张四全吃了一口炒面，添了五分精神，话就更多了。“香是有一点香，可是你们知道这是甚么香味？是东北的大豆呢，还是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吃，说的快，吃的猛，噎了一下，他对炒面不满意了，“我就不爱吃这炒面，就没有我们那里的白面好吃，你看，咽也不好咽，又沙又粗，进了嘴乱跑，舌头牙齿包围作战，才把它赶进肚里。”

班长说：“那是你吃饱了，来，把你碗里那些炒面分给大家。”

张四全说：“不是肚子饱了，我是说，这没有白面好吃。自然，没有白面，炒面也不错，班长，我听说咱们后勤部长耳朵有点毛病，毛主席给他打电话，叫给咱们送白面，他就听成炒面了。”

班长说：“你说错了，后勤部长耳朵可灵啦。上回行军时，我饿了，我说‘这时候有把炒面多美啊！’嘿，你看，后勤部长就给咱们发下炒面来了。”

张四全一笑，刚咽到喉咙里的一口炒面，“噗——”喷吐出来，吐了班长一身。班长赶快在张四全背上捶了几下，张四全才不吐了。

正在这时，敌机在前面也“哗——”扫射起来，战士

们心里紧缩了一下，只担心扫射到自己的同志，忽然，我们的高射炮“登登登”打上去，敌机慌忙扬起头飞上去了。这时，战士们都高兴的叫喊：“打得好啊！”班长心里也一阵轻松，觉得敌机并不可怕，也不过像刚才张四全喷吐一样，捶他两下就好了。于是，他看着张四全说道：“你看，杜鲁门也吃的噎住了，‘噗——’比你吐的还厉害，高射炮捶它几下，它也就不吐了。”

战士们也插嘴取笑道：

“高射炮就是顶事，还能给杜鲁门治病！”

“这个‘卫生员’真能干！”

说着，一阵刮玻璃似的怪叫声，敌机又俯冲下来了。战士们不再害怕了，都叫喊起来：

“看，杜鲁门又要‘吐’了，‘卫生员’，快给治一下！”

“‘卫生员’，快捶它啊！”

这时，在战士们下边的一个防空洞口上，正站着一个人。他用望远镜看着敌机扫射的地方，看样子，敌机并没有发现部队，不过是向着浮桥和旁边的村庄扫射。忽然，他听见有人叫“卫生员”，怎么回事呢？敌机并没有扫到这里呀！他就朝着叫喊“卫生员”的地方走上来。

“谁叫卫生员？”

战士们一见他走上来，都立正站起，他们认得，这是他们的师长。

师长让他们坐好，他自己也坐在一株松树下，看看战士们，又问：“叫卫生员干什么？”

战士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觉得有些好笑，大家又看着班长，意思是让班长报告，班长看看大家，又看看师长，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：

“首长，我们是说，敌机扫射，是杜鲁门吃的太多，噎住了，‘噗——’吐开啦，就像，”班长看张四全，张四全朝他耍了个眉眼，班长也就没有提他，接着说，“叫咱们的‘卫生员’——高射炮给它治一下就好了。”

师长开心地笑起来。两只亮堂堂的眼睛，看着这些精干、快活的青年战士，最后又停在向他作报告的那个青年战士的脸上。师长看得出来，这个青年战士的这种多少带有几分做作的快活，一方面是想掩饰自己在空袭时的心慌，一方面却是想以此来鼓舞自己同伴的情绪。但最重要的是这初次的空袭却使他们增加了勇气，这对于刚刚出国来作战的战士说来，已经使师长满意了。“这是一个勇敢的、快活的青年。”于是，他舍不得离开他们了。

“累不累啊？”

战士们齐声答道：“不累。”

师长笑着摇摇头，他知道战士们走得很累了，但战士们却不愿在自己的上级面前说软话。于是他又笑问道：

“恐怕是嘴上不累，腿上累吧？”

张四全沉不住气了：“对啦，师长说对了。腿是有点累。”

班长王天贵接着说道：“累是有点累，两条腿有时不满意，不听指挥，我们就给它做点动员工作。”

师长满意地笑了：“对，这样说就对了。你们是哪个连队的？”

班长好像参加阅兵时那样，抖擞起精神，立正答道：“第八连第五班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班长还是战士？”

“第五班班长王天贵。”

师长又挨次问到王天贵身旁的一个年纪较轻的战士：“你呢？”

年轻的战士有些害羞地立正说道：“战士田凤翔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张四全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战士张四全。一九四九年参军，现在自愿报名抗美援朝。”

最后，师长问到坐在战士们后面的一个中年战士，他还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大家。师长看他时，只见他背包上除了铁锹外，还带着一把锯子和一把斧子。师长就笑着问他：

“是一位随军木匠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战士们都笑起来，那战士也微微一笑：

“我叫李冬生。”

师长还想和战士们谈一会，但敌机飞走了，前进的号声响了。师长想着面前的紧急任务——今晚一定要赶到铁鹰岭，并要筑好工事，迎击明天敌人的进攻；把增援东线的敌人阻止在铁鹰岭南，以保证我军在东线的胜利。看看天色已经傍晚，落山的太阳染红了西天的云彩，灰色的雾罩下来，天色一阵比一阵昏暗。春天的冷风又刮起来，摇动着山顶的松树，吹起了沟窠里的白雪。

师长坐上吉普车，他再抬头看战士们时，战士们已经迈开大步走过去了。

第二章 第一次战斗

天亮了，阴沉沉的天空。早晨的雾气和炮火炸起来的烟土，把铁鹰岭罩得灰茫茫，雾腾腾。敌人开始进攻了，

前面是坦克车，紧跟着几辆大卡车，卡车开到离阵地二里路时，美国兵才跳下车来，然后，就像一群羊似的，向着铁鹰岭拥上来了。

王天贵趴在工事里，眼睁睁地看着敌人，看着敌人的进攻道路和进攻队形，估量着敌人的兵力，两手紧紧地握着自动步枪。这时，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怎样把敌人打下去，怎样守住阵地。他看看一个个趴在工事里的战士，都瞪着两只大眼，盯着冲上来的敌人。于是，他喊道：“注意，准备好，听口令一齐打！”

田凤翔趴在工事里，动也不敢动，只低声说了个“是”，便觉得气喘，但又不敢响出声来。他旁边的张四全却满不在乎地说：“班长放心。哼，坐汽车来打仗，真是少爷兵。你看着，保险让他跑着来，爬着回去。”

“轰！”一发炮弹在张四全和田凤翔的面前炸开了。张四全只把头歪了一下，用手扇了一下眼前的灰土，但田凤翔却一下子把身子全缩在工事里了。他只觉得心里冰凉，身子也像不由他指挥一样，当他又抬起头来看时，敌人已经上了山坡，他心跳得更厉害了，像四根棒槌擂鼓，分不出鼓点子。他看看班长王天贵，便跑到王天贵旁边去。他总以为班长的地形比他的好，他总以为跟在班长旁边比自己一个人趴在单人掩体里胆壮。王天贵看见他跑时，本想喊他不要挤过来，但晓得他心里慌张，就让他在自己跟前吧，于是只说了句：“沉住气，不要乱动！”

田凤翔看看班长，心里还是跳得不行。他一下想起自己出国时订的立功计划，现在正是实现的时候，他兴奋地想着初次战斗的光荣任务，但是心里还是跳得不行。他不愿意慌张，他恨自己害怕；他很愿意使自己沉着、勇敢，

他要像班长那样，但是他为什么老是心跳呢？为什么不由他呢？他低声向班长说道：

“班长，咱们一定要完成任务！”

王天贵说：“对！一定能完成任务！”

田凤翔胆壮了，但一看见敌人已上了山坡，心又跳起来。

“班长，咱们一定要坚决完成任务！”

王天贵晓得他说这话是因为心慌，便说：

“不要慌，把手榴弹弦套在手指上，瞅的准准的，听口令一齐打，只要你沉住气，美国人就怕死，你不打他，他就来了，你打他，他一定跑。”

趴在他们旁边的战士李冬生，准备好了十几颗手榴弹——掀开盖子，掏出弦来，他看着田凤翔那情景，只说了句：“莫慌！”便把自己准备好的手榴弹，给了田凤翔三颗。

“咣！”一发炮弹在张四全面前爆炸了，田凤翔睁眼一看，心又跳起来：张四全不见了。田凤翔只觉得心里一阵冰冷和慌乱，但紧接着，他忽然看见那炮弹掀起的土堆里动了一下，张四全的脑袋钻出来了。张四全挤了几下眼睛，好像觉得有些好笑，王天贵和李冬生赶紧挖开张四全身边的土，张四全也用手三刨两挖的从土里钻出来了。王天贵刚刚爬回自己的掩体里来，紧接着，又是一发炮弹在王天贵和田凤翔的身后爆炸了。一块泥土落在王天贵的肩膀上。田凤翔一下又把头埋在工事里，当他抬起头看王天贵时，王天贵还是一样的注意着敌人，只是肩膀轻轻动了一下，让落在肩膀上的那块泥土溜了下去，田凤翔脸红了。

王天贵呢？心里也很紧张，他虽然见过日本鬼子，和国民党的军队交过手，也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，但是，

他亲自和美国人交手还是第一次。他就像站在一个初次打架的对手面前，估量着对手的力量，鼓足着自己的劲气；又好像他小时放羊，一只狼向他的羊群扑来了，他第一次看见狼，虽然他知道狼并不可怕，但他还是站在那里，紧捏着羊铲，当狼扑过来时，他一鼓劲向狼打去，狼跑了。这就是当时王天贵的心情，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些事情。他是眼看着敌人，心想着怎么把他打下去。当他看见敌人已经冲上半山坡来，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在美国钢盔底下那一张张红的、白的、黑的脸，看见那凶恶的眼睛时，他心里的怒火一下子像浇上油一样，烧起来了。他大喊一声：“打！”紧跟着，机关枪、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就一齐向敌人打过去。这时，在他们两旁的各个班的阵地上，也一齐开了火。冲在前面的几个敌人一齐倒了下去。后边的敌人见势不对，把枪一扔，掉过屁股就往下跑，真像倒翻了一筐茄子、西红柿和山药蛋，一个个都骨碌碌滚下了山坡。

敌人退下去了，过了几分钟，敌人的炮火就像夏天的暴雷一样，响过来了。

留在阵地上两个观察哨，战士们就躲进了避弹坑里。

第三章 避弹坑里

战士们钻进避弹坑里，胜利之后的笑声，立刻充满了避弹坑。虽然经过了几天的行军，昨夜赶着挖好工事，接着进行了紧张的战斗，但对于战士说来，最大的愉快和安慰莫过于胜利。而这又是第一次战斗的胜利啊！

班长王天贵一走进避弹坑，便把帽子脱下来，用手挥了挥额上的汗水，心里热腾腾的像刚吃饱饭一样。他看着

战士们，高兴的歪着脑袋叫道：

“同志们！怎么样？打美帝国主义有信心吧？”

“有啊！”战士们骄傲地叫喊起来。

“早就有十分的信心，”张四全说，“这一回，美国人又给我们添了几分。”

李冬生点头说道：“是啊，美国兵就是草包！”

李冬生是嘴慢的人。他也和别人一样兴奋，可是他刚想起一句话来，别人已替他说了；特别是张四全，他有时想说一个意见，但说出来时，却只剩了一半，真像茶壶里煮饺子，而张四全就按着他这半个意见给他说完全了。所以他也不大说话，坐在那里擦起枪来。

张四全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说大话超过每一个人，声音也高过每一个人。

“嘿，美国兵就是草包虚大汉，能吃不能干！那么好的装备，就这么点本事，真是丢人！要是把那装备拿到咱们手里，哼！早把他消灭完啦！”

田凤翔只是听着别人说话，两只眼睛闪亮地看着说话的人，他比别人更高兴，因为刚才的胜利，比他原来想的要顺利得多，但他又不知道为甚么这样顺利。

“咣！咣！咣！”一排炮弹在避弹坑旁边爆炸了。避弹坑好像受了惊似的晃摇了一下。

张四全的身子也震动了一下，但他还是满不在乎地说道：

“帝国主义就会吓唬人！你听，‘咣！咣！’‘唔登登登’，怪厉害，可是到跟前一碰，嘿，纸糊的老虎，泥捏的人，一戳就烂。”

“对啦！”田凤翔说话了，张四全刚才的话，说对了他

的心事，“这一下！可摸住美帝国主义的脾气啦。”

“咣！咣！”又一排炮弹在避弹坑后面爆炸了。战士们不理睬它了，如同没有这回事一样。

战士们又说笑起来。班长王天贵在这种情况下，就不能一味地和大家一样说笑，他要想一下敌人再来了该怎么打。他回想起刚才的战斗，虽然胜利了，总觉得还不很漂亮。事情往往是事后才能很好地回想当时的情况。于是他问大家：

“咱们第一仗打得好不好？”

战士们齐说：“好啊！”

王天贵笑着摇摇头，不慌不忙地举起一个手指头来：

“我看差一点。咱们开火早了，这是怪我没经验，只打倒他头前的几个敌人。毛主席常说：要消灭敌人！你把他打跑，他还能上来，要是把他消灭了。”

张四全插嘴道：“那才能解决问题！”

王天贵接着说：“对啊！大家想一下，下一仗该怎么打？”

张四全说：“下一回要把他消灭掉！”

王天贵说：“可是怎么消灭呢？”

李冬生想起一个意见。他慢慢地说道：“下一回慢点开火，等到——他们离咱们近了。”

张四全又插嘴了：“等到敌人冲到咱们面前那棵松树跟前，前边的敌人离咱们二百米左右，后面的也上到半山坡以后，班长一下命令，咱们一齐开火，一下子把他们一网打尽！”

王天贵说：“对，下一回就按这办法，远了不打，打不准不打，要枪枪见血，一定打个漂亮仗！”

“咣!”一颗炮弹正落在避弹坑的顶上,木椽抖擻了一下,上面的土便哗啦啦落下来,凉土灌在战士们脖子里。

张四全用手扑打了脖子上的土,一面说:

“嘿,美国人还嫌我的衬衫不干净呢!”

“咣!”一发炮弹在避弹坑口上爆炸了,一根木椽“咋”的响了一声,王天贵急忙用肩膀扛住,李冬生紧跟着用肩膀顶住那快要断的木椽。

战士们一齐站起来,急忙用地下的木头,把快断的木椽顶起来。

“咣!”又是一发炮弹,一股烟土像一阵急风一样扑进避弹坑里来。

炮弹连续在山头上爆炸,四架敌机交叉着对着山头阵地轰炸、扫射。山上的树木,有的被削掉了顶子,有的折断了树腰,露出白色的树楂子,好像雹雨打过的高粱地一样。一颗颗的燃烧弹投下来,树木着火了,浓烟和翻起的泥土混在一起,铁鹰岭简直要翻过来了。

炮火一停,敌人又冲上来了,黑压压的一大片,叽哩哇啦地叫喊着。敌人以为经过刚才猛烈的炮火,山上再不会有人了,一直向山上跑上来。但是,当敌人冲到离山头工事二百米时,就像夏天一霎时突如其来的猛雨一样,枪弹和手榴弹迎接了他们。敌人受不住这猛烈的袭击,又退下去了。

紧跟着,敌人的炮火又来了。奇怪的是,这一次炮火一停止,战士们刚从避弹坑跑进工事里,敌人已经到了工事跟前。按照时间计算,敌人不像前两次一样——从山坡底下冲上来,却像从山坡上冒出来的一样。

战士们一见这情势,都急了。王天贵立刻大喊一声:

“快打！”手榴弹和自动步枪一齐开火了。敌人倒下一大片，但并没有退下去，又一窝蜂地向我们阵地冲上来，战士们咬着牙一股劲地开起火来。张四全把帽子一脱，开了自动步枪的快机，敌人越多，他打的越痛快，好像一个胃口大的人吃东西。嘴里还叫着：“好啊！这一家伙可有了射击目标啦。”李冬生挥动着两条有劲的臂膀，一个接一个的，把手榴弹甩出去。田凤翔比别人都着急，只怕敌人冲上来，他用劲甩着手榴弹，但手榴弹却甩到敌人身后去了。王天贵一口气打完一转盘子弹，情况已不允许他再换上一盘，因为就是装子弹再快，敌人也会乘着这机会冲上来的。而且打一盘子弹，只扫倒几个敌人，一个手榴弹也只能打倒几个敌人，眼前，一大片敌人已经快冲到阵地跟前来了。他真想把这一片敌人一下子吃掉，他一下抓起两个手榴弹来，一面一齐甩出去，一面对田凤翔说：

“快，把手榴弹捆成一捆！”

于是，一捆一捆的手榴弹抛出去了，在一声声的震聋耳朵的响声里，在一阵阵的火光中，在一股一股的浓烟里，敌人一片一片的倒下去了。最后，剩下几个敌人，也就像几个驼背的下山一样，连滚带爬的退下去了。

天色暗了，敌人停止进攻了，战士们又回到避弹坑里，有的拖着疲累的身子，一摇一晃的走着，张四全也好像浑身的力量都出尽了那样，往避弹坑里摇摆着，嘴里不断地说着：“打得痛快啊！”李冬生低着头想着刚才的战斗。田凤翔身子也累了，他心里一时还静不下来，不像张四全那样，一打完仗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田凤翔想着自己的手榴弹为甚甩的太远了？又想到班长让自己把手榴弹一捆一捆的打下去，他心里更佩服班长了。他看看班长，班长仍

然趴在阵地上，乘着天黑以前，再仔细看看山坡的地形。

“怎么回事呢？”王天贵想着：“炮火一停止，敌人就一下冲上山顶来，为甚么这么快呢？莫非是从半山坡上冒出来的吗？”

第四章 李冬生

班长王天贵仔细的看过山坡的地形，回到避弹坑时，只见门口还有一个战士没有睡觉，他在那里用斧子破开木头，看样子，要做一个木箱子。

王天贵问道：“李冬生，怎么还没睡？”

李冬生看看班长，点点头，哼了一声。

王天贵又问：“不累吗？”

李冬生说：“不累。”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“做两个木箱子，我想惩治美国人一下。班长，你看使得使不得？”

李冬生说了他的计划。今天敌人第二次进攻时，炮火一停，一下就冲到阵地跟前，李冬生想：一定是敌人第一次没有退下山去，隐蔽在半山坡的一个窠地里。李冬生想了个办法：在半山坡埋上地雷和炸药。但地雷不够用，他又想了个办法，做几个木箱，装上炸药，炸药周围再装上石头、弹片，杀伤力就更大的了。

王天贵听完李冬生的意见，连声说好。“我刚才在山坡上看地形时，也是研究这个问题，你这个办法想的好。”

李冬生看看他的木箱，带点得意的神色说：“明天，就不让他们在半山坡隐蔽了。”